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黃繡球 第二十六回 好官得力內外打通 秀才談心情形可笑

話說黃繡球同畢太太，等黃通理回家說了一番，都道：「難得有這樣好官，自這官到任以來，也不看見有什麼政績，就是那書院所改的學堂，並無整作，同他此番所做的所說的，似乎不符，倒有些不解。」黃通理道：「這其中自有原故，無非是事情辦在他的前頭，一齊有人把持牽涉，不能操切更張，所以他慢慢的另外生法。據這官的人品看來，卻是當今黑暗世界上一盞明燈，能夠照在我們村上，原是極好，只怕燈前遇著了風，吹得搖搖晃晃的，火光不定，或是竟被那風吹熄了，可不就不妙。風比地方上的壞人，禁不住有幾個壞人糾纏干預，便算好官，也難辦事。我看這官，也是自己怕風，用心甚苦，所以前任已辦的事，不肯急於改變，要自做一齣戲，翻翻花樣，這卻是你耍繡地球的原料，不可不去看看他這花樣，裁量裁量。所慮的他怕風吹，我們軋進去，也碰著些風吹草動，所以我總遲疑。如今說不得了，我就在家塾挑選幾個學生，請他再在別處，考選幾個，升入他那中學堂。我仍情願當個教習，不去充那經理。章程照著他的，也不替他更換。倒是你同畢大嫂進去，怎樣聯絡他太太，好叫這女學堂發達起來？」黃繡球道：「這個我自自有道理。」畢太太笑說：「莫非又要裝神托夢麼？」王老娘、曹新姑在旁，都忍不住也笑了。王老娘又問：「這官是那裡人？姓甚名誰？真正算得好官。」黃通理道：「他姓施，官名叫有功，是江蘇籍貫，捐班出身，捐班裡有這樣人才，可想不到的。」第二日，黃繡球果然同畢太太一早就進了這施有功的衙門。衙門裡太太，原已預備有這兩位女客到來，登時迎入上房。見那施有功的太太，年紀四十以外，舉止應酬，落落大方，頗與黃繡球性情相合。當下一五一十，談了許久。施太太又同畢太太說些廣東、香港、澳門、葡萄牙以及西貢、檳榔嶼、新嘉坡的風景，似乎都約略曉得。原來這施太太，自幼跟他父親也到過廣東、西洋一帶，開過眼界，現在跟施有功做官到此，悶在衙門裡，不料有黃繡球、畢太太這兩人可以結交，話到投機，越談越暢，不但把施小姐放心送到女學堂裡去，還提起文毓賢、徐進明、胡進歐一班人，要敘會敘會，再分設幾處女學堂。

黃繡球道：「地方不大，學堂倒也不在乎多，第一是難的任事得人；第二是難的費用經久。講任事的人，我學堂裡，將近兩年以來，還挑得出幾位，都肯擔任義務；就是初下手，購買圖書器具這筆款子，以及常年添補的錢，要籌得寬餘。我們女學堂，不是有個陳老太太創捐了幾百弔，又大家湊起來才開的？不然，我同畢姊姊，雖已花用千把，怕同寶塔一樣，至今還不能合尖呢。」施太太問：「那個陳老太太可是本地人？肯出幾百弔捐入學堂，就難得了。」黃繡球便將陳老太太怎樣怎樣，述了一遍。施太太道：「便是陳膏芝的老太太麼？聞得陳膏芝家自從他老太太故後，先被賊偷，後被拐騙，好端端一個人家，已拖得乾乾淨淨。至今他那竊案，移到上海縣去，沒有了結。他夫婦二人也病死在上海了。剩得一個兒子，不知去向。」黃繡球、畢太太同聲歎息了一回。

施太太又問：「培植女孩子們，除了學堂，還有什麼？」黃繡球道：「女孩子那樣不與男孩子相同，是男孩子學得的本事，女孩子那樣不應學？從來陰陽對待，只有陰能生陽，中國幾千年積弊，反只扶陽抑陰。後來又起了纏腳的惡俗，弄得女人連路都難走，說是纏小了腳，娉婷好看，你想同是一個人，同是一雙腳，何以女人的腳該纏小了，討人好看的呢？豈非笑話！要講叫小孩子個個讀書，自然要叫女孩子不許纏腳，這是施老爺做得到，可以重申誥誡的。施太太，你問學堂之外第二件事，沒有比此事要緊的了。」施太太問：「這樣說來，你那學堂中，一定都收的大腳小姐，幸虧我小女腳也沒裏，可以列入門牆。但如畢家嫂，生長廣東，所以是一雙大腳，你黃嫂看來竟是半路上放的，放掉腳有幾年了？」黃繡球道：「為放這雙腳，還在這衙門跪過公堂。」施太太聽得詫異，畢太太代述了一番。

施太太便道：「你黃嫂子有這樣的烈性，如今對著兩位，不但自慚形穢，覺得也不能對付自己的女兒。從明日起，我也放掉了他，能夠弄些人，到各街坊各鄉鎮，同講鄉約一般勸人都把腳放大，不是一件大好事嗎？這個不是他們男子漢肯盡心竭力做的，讓我請我家老爺再多出幾張告示，把那告示編成白話，叫人家個個懂得，有能勸化女人放了腳的，紳衿人家不消去說，那經紀鄉下人家，就重重的給他獎賞，這法子可好不好？」黃繡球道：「這是沒有再好的了，我們已經拿這個法子用過，叫人裝著女先兒，各處彈唱。」便又將王老娘、曹新姑一番故事說出。施太太聽得更外稀奇，忙到簽押房裡去，告訴施有功。施有功也不知有此一重公案，甚為驚異，就對施太太說：「這黃氏夫婦，真是絕大人物，我那學堂同你女兒的事，一定去拜托他。」施太太當把勸放小腳，多設女學，女兒不妨送進他學堂裡去，件件事都說了。出去與黃繡球畢太太，又談論了好半天，盡一日之長，這才送出。

自此黃通理也應允了，兼任施有功所辦的學堂教習。那考選的學生，都是經黃通理手取，另外便是從家塾中升送進去，最出色的，卻是黃禍的兒子黃福，其次便是自己的小兒子黃權，一共足了二十名學額。

那時外面見衙門裡老爺太太，同黃通理家內外來往，新立學堂，又單請黃通理教習，並帶了黃權，不免已謠諑紛雲，說施有功人不純正。

一日，施太太帶著他小姐，只坐一乘官轎來到黃繡球女學堂中。隨即有文毓賢、胡進歐、徐進明、李振中、吳淑英、吳淑美諸位奶奶小姐或坐轎，或步行而來。原是預先約會了的，過路的人起先看見官太太的轎子，並沒有旗鑼傘扇，已覺奇怪，不意後頭跟著又來了六七位，只當裡面有什麼稀罕之事。恰遇這日西門外唱舞台戲，出西門看戲，個個要從這女學堂經過，於是一傳兩，兩傳三，說這裡本來是觀音廟，女太太們來做佛事是常有的，怎麼官太太也夾在當中？就有些敗類秀才，說入廟燒香應該官府要禁，那容官太太倒率領了一班女流知法犯法，我們何不進去奚發他一場？霎時間一倡百和，擁進幾十個人。看門的出乎意料，沒有提防，就攔阻不住。裡頭的太太、小姐們不知何事，吃了一驚。又是跟施太太去的二爺不好，擺起衙門架子，大嚷大罵，說要叫地保差人鎖拿。那些擁到裡面的人還不曉得是學堂，不是廟宇，聽了不服，大家爭鬧。那二爺竟動蠻打人，打破了一個人的眼鏡，這又攪海翻江，扭成一片，把施太太的轎子踢倒打碎。幸虧轎夫不在那兒，這二爺寡不敵眾，要出來回衙門喊人，卻被施太太喝住。鬧的人見得了上風，又打碎轎子，才趁勢一哄而散。施太太便向眾位道歉，說：「不該坐這乘轎子，帶這個家人。前日小女在街上頑耍，聞說也是跟的家人冒犯了這邊女學生們，我家老爺就要辦遞解的，還是李翰林替他求下來。如今這個奴才，又在這邊無理，真正可恨！」眾位道：「這都是我們地方上民俗野蠻，少見多怪，驚嚇了夫人小姐，且請寬容，不必動氣。」

施太太見著王老娘也在一旁解勸，不覺想起黃繡球的事好笑，便道：「這真是積世老婆婆，叫小女拜在老婆婆名下，做個乾孫女兒，跟了講講說說，說著實有道理了。」王老娘一把攙住了施小姐說：「這個何敢？」問了施小姐是十一歲，又問名字，叫譽身，生得一表非凡，正是美如冠玉的奇男子，大家都上前誇贊，同在堂的一班女學生，也各敘一禮，十分親愛。施小姐看見前日同他說頑話的那位學生，還去招陪了不是。

這日施太太同大家在學堂，分外暢談，各學生就停課一天。黃繡球因為施譽身施小姐要初次開蒙，在堂裡插不進班次，當真就交給了王老娘，托他專門帶著施小姐，照著堂中教授演說的次序，獨自教施小姐一人。每日只從飯後在衙門裡送入學堂，下午五點鐘領回。這施小姐本來聰明，又兼有同堂的耳濡目染，加以王老娘格外關切，自然日有進步。

施太太這日回衙之後，同施有功又商議了些，把那勸放小腳的告示果然貼出，托了黃通理、黃繡球、畢太太三人，分托文毓賢諸位同志，另設了幾處演說會，添了幾處女學堂。內中卻多是張先生暗暗幫助。張先生在衙門口向有聲勢之人，所以地方上百姓聽了些各處演說，始而雖覺奇聞，只因奉官開辦，不敢喧嘩，後來聽慣了，也覺得人情入理，感化許多。添立的女學堂原都照著城西的辦法，每處只收一二十人，安安靜靜。從中擔任教育的，是文毓賢諸位。外面幹事運動，除張先生外，還有黃繡球的兄弟復華。升入中學堂去的，黃福、黃權。那黃福、黃權，雖然都在年輕，自經黃通理盤弄了頭兩年工夫，出落得學問智識，高明過人，所以肄業學堂之外，能夠兼任各務。

不上一年，那自由村上，居然佈置整齊，免不得原還有些頑固黨，阻撓百出，鼓弄風潮，卻是下流社會的人，用了黃繡球演說開導的法子，不論男女，都已相安；上流社會當中，一由於李太史、胡孝廉及各家女學生的父兄均能竭力要挽回地方惡俗，開通文明風氣；二由於本官施有功鎮定有為，凡事為紳士辦不到的，肯以官力幫助，官力不能強的，能夠有演說的從中勸導。但只辦事實心，任人專一，籌經費，不勒扣商賈，不浮加錢糧，這一半是官的賢能，一半也是功歸實際開銷不多，各人多不支薪工的原故。更好的，事事是講求維新，人人都養成國民，卻處處不沾染一點習氣，即如學生並不作東西洋裝，男女都不談外國宗教，演說會猶如說大書的場子，只把些道理參著談笑，叫上等社會聽了，沒有一句可以辯駁；下等愚蠢人聽了，很有新鮮趣味；便是那守舊不堪的人，他也無從指摘。又好在是內地地方，耳聞的沒有什麼激烈話，目睹的沒有什麼輕薄事，日計不足，月計有餘，先是官紳聯絡，後來官竟可以臥治。紳民當中有開通的，無不同心協力；有不肯開通的，也聽其自然。總之不弄那新學的形式，只講究義務精神，精神在乎各人自己奮發，義務也在乎各人自己承當，沒有什麼可挑剔、可反對的。大凡新學同舊學的衝突、官府同紳民的衝突、甚而至於新同新衝突、舊同舊衝突、官同官衝突、紳同紳衝突，都只壞在有形式，沒有精神，又壞在講專制，不講共和。像這自由村上，自從得了施有功這官的夫婦，把黃通理夫婦的作用發達開來，真就花團錦簇，煥然一新，迥非前幾年的模樣。俗話說的「頭難頭難」，凡事初下手，無不吃力，只要難過了開頭，以後把守得住，沒有做不開的事情。人情少見多怪，若但嫌他怪得錯，不叫他見得多，自然他怪之不已，從怪的上頭，就鬧出多少話把戲來，弄不清楚。如今黃通理、黃繡球歷年做的事，都是慢慢的長人識見，把所有人家當作怪事的，一件件化為平淡，毫不露聲露色。譬如養幾十盤花，天天灌濯，自然開得香而且久，不是勉強烘出來的唐花，雖然好看，只隔得一夜，就枯的。這且不在話下。

卻說那施太太同黃繡球諸人，合了一群，也果然放去了腳。因在衙門裡出入不便，暗地移到城西女學堂同他女兒施小姐在一起，早晚跟著聽書聽講，只不出頭露面。施有功做官的宦囊不多，施太太卻有些嫁資，歷來未用，拿出來卻用在這地方上了。地方上的人，也卻曉得這位官太太的好意，無不佩服。內中又有那些敗類秀才，說：「這位太太，做了官府的夫人，自身是個女流，反不見他施捨些到育嬰堂清節堂去，只在這男女學堂裡打混，終不過想我們讀書人加他一個好名氣。究竟像我們自從廢了八股之後，年紀是大了，沾不著什麼光，得不著什麼好處。他學堂越開得多，我們處蒙館的飯碗越弄得少。你看如今要買一本《百家姓》、《神童詩》都稀罕得很。雖然他出的主意、教的法子，不能說他不好，我覺得他同是一樣的用錢，何不也想出一條路，用在我們身上？」

那些秀才正在這般議論，可遇見了張先生，就重新同張先生說了一遍。張先生聽這議論，雖是立意糊塗，卻也明白好歹，便邀了這樣群秀才到一處坐下，說：「諸位講的，也很有理。在下是公門中人，曉得什麼？原不該同諸位辯駁。諸位恨的自己老大，學堂搶掉了蒙館的飯碗，獨不想諸位找著現在學堂課本，盡可仍舊授徒，何必定要那《百家姓》、《神童詩》？我看現出各種課本，並不深奧，怎樣會不及《百家姓》那些書呢？至於開學堂的功德，教成子弟，就譬如種成一塊熟田，年年收租，年年獲利，田是越多越好，子弟也是越教越好。諸位就算自己來不及，總有子弟在後頭，何不送進學堂去？三年五年，能夠成立，好比把田交給子弟種了，也自然有飯把父兄吃，不愁饑殺。這是講不長進的話。依愚見，諸位既是身列黌門，那有個除了《百家姓》、《神童詩》不會教蒙館的？若是一不教蒙館，二不叫子弟進如今的學堂，不但說己身從此受苦，就連子弟日後長成，能捧什麼飯碗呢？」那些秀才又道：「我們都是做慣八股文章，教了一二十年蒙童，直到近兩年來，才曉得教蒙童另有新法，然而遲了。看見如今的新出課本，也不是全然不懂，總不像百家姓神童詩順口，一時灰懶，散了一節的館，第二節就聚不起學生。書院又沒得考了，想起來，並不是我們自誤。我們這一輩的人，原都從八股得科甲成富貴的，落得運氣不好，久困青衫，到了老大時候，改不成刀，換不出圈套，上不能怨父母，下不能怪師友，只可恨是二百幾十年的風氣，害了我們。張先生替我們想想，豈不可憐？」

張先生到此反無話可說，皺著眉頭，相對了半天。那些秀才聳肩凸背，向張先生拱了拱手，踱了方步走開，有句叫「少年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」，就是這些秀才們情景。把這些秀才弄到這個地步，做書的也不能不服他一句話：是二百幾十年的風氣害了他們！難怪張先生當日只能皺眉頭，不會答應別的話了。畢竟張先生怎樣思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